

ZISE 自研

# 不再等待， 才能牵你的手

短发夏天 著

How long do I need to wait  
to hold your hand?

我们的心都

很小很小，


一个你，就

可以惦念一

辈子……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不要等待，  
才能舞你的手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还要等多久,才能牵你的手 / 短发夏天著. 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6  
ISBN 978-7-5438-7521-0

I. ①还… II. ①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9937号

# 还要等多久,才能牵你的手

---

短发夏天 著

出版策划:胡艳红  
责任编辑:胡艳红  
特邀编辑:曾诗玉

总策划:周政  
总监制:杨小刀  
装帧设计:蝥蝥  
版式设计:罗四夕

出版发行:湖南人民出版社  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  
地 址: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:410005  
经 销:湖南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: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印 次: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开 本:710×1000mm 1/16  
印 张:15  
字 数:220千字  
书 号:ISBN 978-7-5438-7521-0  
定 价:19.8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

## Chapter1【001】

我们的心都很小很小，  
一点点小事就可以惦念很久。

## Chapter2【010】

我们故作成熟或者故作大度，  
即使同对方生气也维持着表面的和平。

## Chapter3【021】

我看着他，心里想，  
我肯定是要爱他一辈子的。

## Chapter4【033】

就这样，生活那么大，  
可以挤掉任何言语，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情。

## Chapter5【042】

简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  
我十几年来积累的贤淑名声一夜之间全部毁了。

# 目录

CONTENTS

## 【054】Chapter6

那个时候，  
他的手就是我的小宇宙。

## 【065】Chapter7

曾经拿鹤就是我的天使，  
而如今，他属于别人了。

## 【076】Chapter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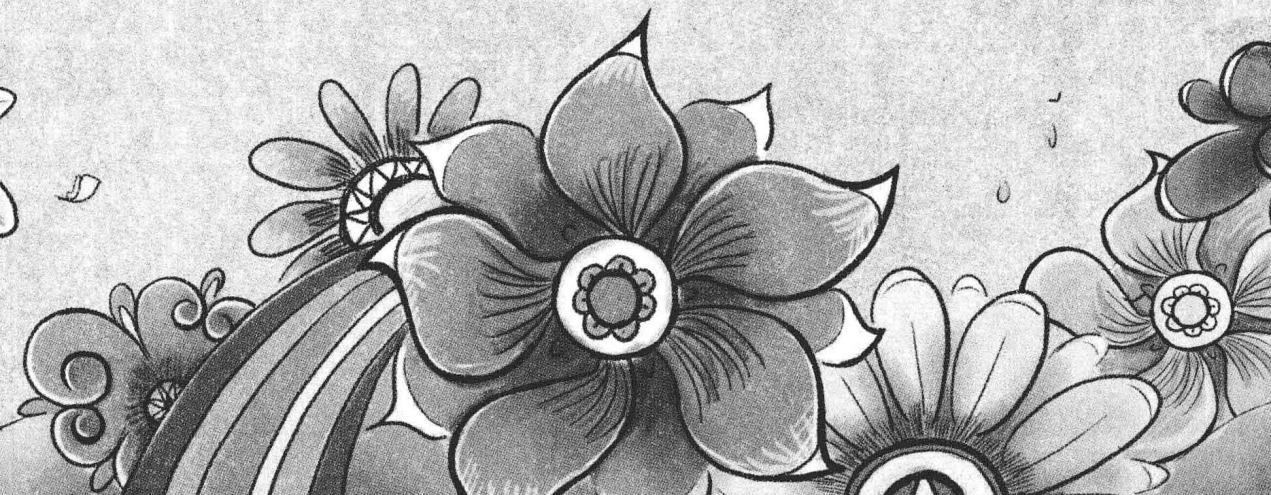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  
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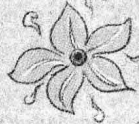
## 【089】Chapter9

那十年的岁月、永恒的过往，  
如今都被推到了生命的彼端。

## 【103】Chapter10

任我们怎么费尽心思去粉饰太平，  
这一刻他的眼神还是将一切都打碎了。





### Chapter11 【113】

去他妈的普通同学。

### Chapter12 【123】

凭什么要我跟她道歉？

### Chapter13 【132】

真是不可思议的夏天，  
天空竟然可以这么蓝。

### Chapter14 【143】

他的眼睛里面装着月亮。

### Chapter15 【154】

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  
你对自己的定位和别人对你的认知总是有很大的差距。

## 目录 CONTENTS

### 【164】 Chapter16

他不会再来找你了！

### 【173】 Chapter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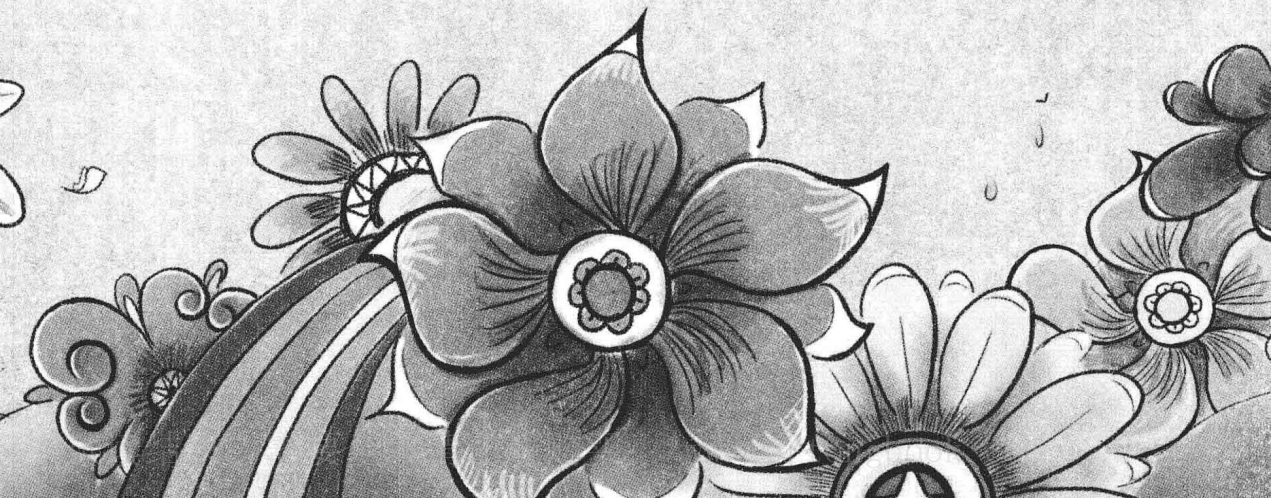
真想多留下一点什么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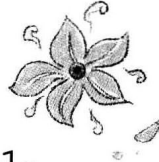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【182】 Chapter18

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  
一秒也没有。

### 【192】 Chapter19

除了继续爱你，  
我想我别无选择。





## Chapter1

---

我们的心都很小很小，  
一点点小事就可以惦念很久。





我跟聂小桃打架的时候，整个年级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旁边看着。

聂小桃平时嚣张惯了，大家都看她不顺眼，但就是没人敢找她的麻烦，谁让她的男朋友是赞四呢？

但我不怕，我个子比她高，力气也比她大，动起真格时她哪里会是我的对手？念及十年的交情，我也没有特别拼命，结果还是抓掉了她一大把头发，握在手心里，黑乎乎的一团，再想到那个留在她脸上的印痕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，自己都觉得自己过分。聂小桃平时最爱护她那头长发，不曾染过烫过，一分叉就小心翼翼地拿剪刀剪掉。她对头发好，头发也懂得回报她，每一根都光滑有弹性，拽也拽不断，合起来又是一支强大的军团，乌黑靓丽，一点都不输给洗发水广告里做了无数遍PS的效果。

我于心有愧，聂小桃则捂着脑袋傻站在那里，好久后才冲我大叫：“乔伊伊这次我真的不会放过你！走着瞧好了，打不死你我他妈的不姓聂！”

“你本来就不姓聂，你姓李。”我也不客气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你爸真是白生了你，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周围爆发出哄笑声，聂小桃跟母亲姓的事也不是什么新闻，她才十八岁不到，名字已经改过了三个，她妈每结一次婚，她就改一次名。到后来大家都觉得麻烦，索性跟了她妈姓。她妈是个美人，她却是继承了她亲生父亲的基因：小眼睛，大嘴巴，猛地一看都觉得她丑，但看久了，却又觉得很有韵味，是那种又怪又有型的好看。

听我这么一说，她才顿住，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似乎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般。我低下头不敢看她，因为我发过誓不会拿她家里的事开玩笑，此刻却食言了。她一直盯着我，视线落在我的皮肤上，仿佛都能烧起来一般。好久后她才缓缓地说：“好吧，你等着。”

接着她便走了。

教室里乱作一团，离上课还有十分钟的时间，大家这才开始收拾东西。两个女生打架也是相当恐怖的，桌子被推倒了三张，到处都是纸、笔、书、本。我走到垃圾桶前，想把那团头发扔进去，迟疑了片刻，忽然又装进了口袋，然后回到座位上等着上课。被聂小桃抓过的地方这时才痛了起来，同桌好心地递了一张创可贴给我，我贴在胳膊上，遮住了聂小桃留下的指甲印。我轻声对她说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大家都站在你这边，觉得你很牛噢！”同桌冲我眨了眨眼睛。

看样子聂小桃真是不得人心呐，我颇有些得意地扬了扬嘴角。

但对于我的勇猛，也不是人人都持赞许态度的，就好比拿鹤，他一听说这件事就皱起眉头，有些严厉地说：“小桃比你小，你应该让着她才对。她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竟然也跟着发疯，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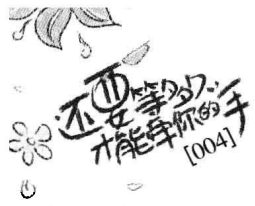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打一下你又能怎样呢？她就那么屁大一点的人，连背个书包都能被压死，还能把你怎么样？可是你看你，拽掉了她的头发不说，连脸都被你打肿了，你让她怎么见人？”

我怔了一下，才问：“你已经见过她了？”

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便不再言语，手插着口袋，步伐缓慢地向前走着。正是初







春，他在衬衣外面加了一件驼色的毛衣，虽然显得老气，却也温文尔雅。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我的校友，看到我们就暧昧地冲我挤眼睛。但凡认识我的人都认识拿鹤，人人都知道我爱他，他却不爱我。聂小桃跟男友吵架，我在一旁充当狗头军师，故作老成地说：“赞四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当初既然答应跟人家在一起，这时候吵架算什么本事！”

平时我也是这样同她讲话，她历来的男友被我数落了个遍，她从来没有介意过，这次却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叫：“他是不是好东西轮不到你来讲！”

“是你自己跑来跟我讲的。”我也生起气来，“自己搞不定又怪别人，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？”

“总比你连个男朋友都捞不到的强，你厉害，怎么不把拿鹤弄到手啊？”她说。

不知从哪冒出一团火，听到她说这句话，我居然扬手给了她一巴掌，下一秒，我俩都愣在了那里。

也只有最亲密的人才知道对方的软肋，最为珍视的东西，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弱点，好比拿鹤之于我，小桃的母亲之于她。想到这里我心有不忍，问拿鹤：“小桃她还好吗？”

“想知道？自己去看咯！”他吹了声口哨，走到公交站台处停下，道，“我就送你到这里，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回学校，你自己当心些。”

“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有什么可当心的！”我撇了撇嘴巴跳上公交车，又冲他挥手，“再见啦！”

他只是淡淡地笑着。车子启动，我看着他的身影越变越小。但是奇怪，无论多小，我都能看清他的面孔。那样的眉毛那样的眼，好看得不像真人。小时候我跟聂小桃私底下说拿鹤长得像天使，如今都这么大了，我却也还是想不出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。他就是天使，圣洁而美好，不应出现在人间。

就连他的名字都那么特别，“拿鹤”，多好听的名字。我们曾经问他为什么叫

这样的名字，他翻开《圣经》给我们看：“拉吴生西鹿。西鹿生拿鹤。拿鹤生他拉。”他父母均是基督徒，给小孩取名字都按照《圣经》来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只是觉得好听罢了。

我们却同他开玩笑，问：“你将来的小孩会不会叫他拉？”

他想了一会儿，认真地回答：“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“我们”，当然是指我跟小桃。小时候我们三个住同一个院子，小桃的母亲忙着约会，整天见不到人影。我妈跟我爸吵架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。我们两个可怜的小孩没饭吃，是拿鹤的母亲好心请我们去她家里，也不过就是加双筷子加个碗的事，对于我跟小桃来说却是莫大的恩情。所以后来拿鹤的母亲病倒之后，我们俩连早点都不舍得吃，把所有的零花钱存起来送给拿鹤。但无济于事，他母亲还是在三年前去世了，是癌，没得救的。

葬礼上我跟小桃哭得最凶，仿佛死去的是自己的至亲，拿鹤很是无可奈何，把我们拉到一边去安慰，说：“生老病死，是人之常情。不要太伤心，我妈妈只是去了别的地方，上帝会照顾她的，懂吗？”

我们抽泣着点头，一转身，却又抱在一起哇哇大哭。小桃的妈妈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死了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待遇！”

大人哪里会懂得小孩子的情绪，他们都以为我们衣食无忧就没有别的烦恼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心都很小很小，一点点小事就可以惦念很久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年冬天，拿鹤的妈妈怕我们生病，就特意煮了姜汤来喝，喝完后大家的身体都暖暖的，围在窗前看雪。那一年的雪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大，铺天盖地的，像是永远也下不完一般。我们聊起未来，小桃说：“我将来要赚很多很多钱，然后买大房子给阿姨住！”

她边说着边用手比划，在空中划了很大的一个圈，我也不甘示弱，说：“我要买比小桃更大的！”

拿鹤的妈妈和蔼地笑着，说：“你们俩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”又转头问拿





鹤：“你呢？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？”

“科学家。”拿鹤一本正经地吐出这三个字来，我跟小桃笑得要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要做科学家？

那是一个无比寒冷又无比温暖的冬天，也是我们三人共同相处的最后记忆。那之后小桃的妈妈新嫁了人，率先搬出了小院，住进了豪华的公寓。接着我父母和好，也买了新的房子。拿鹤一家始终住在大院，直到他母亲去世，他与父亲才搬出去，住进一间小小的房子里。

仔细算一算，我们三个认识已有十年。十年，就是我的大半个人生。

我忽然内疚起来，我半生所拥有的，也不过就是小桃这么一个朋友，何必要同她打架呢？

我打算向小桃道歉，她却并没有给我机会。她整整三天没来学校，据说是请了病假。我打电话给她，她却不肯接。我很是担心，她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

结果第四天，她出现了。

不止她一个人出现，还带着一大帮男生，为首的那个我当然认识，是小桃男朋友赞四。那人个子很高，至少一米八几，剃着光头，耳朵上打了一排的洞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在职业高中念书，但估计也是瞎混日子，长得就不像个会看书的人。

聂小桃站在他的旁边，越发显得小鸟依人，不足一米六的个头，体重最多八十斤，穿厚厚的毛衣都还嫌瘦，她倒好，连毛衣都懒得穿，才四月天，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裙子。我心里骂：“冻死了才好！”却说不出口，不是因为怕，而是因为难受——她剪掉了长发。

留了五年的长头发，那么美，铺到背上如同瀑布，说剪就剪了，现在留着最时髦的波波头，像洋娃娃一般，衬着那小巧的下巴，也算是好看。但我不知道剪头发的时候她有没有难过，至少我是难过的。我愣了好久才问：“你干嘛把头发剪了？”

“你他妈的还好意思问我，我的头发被你毁成那样，不剪能怎么办？”她气咻咻地撩起一堆头发给我看，底下露出一小块头皮，简直是触目惊心。我后悔至极，却还是说：“但剪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没有头发的地方也还是没有。”

“至少能挡住一点吧！”聂小桃很无奈地说，“学校又不许披头散发，如果扎起来的话就会露出没有头发的地方，不如剪短，这样别人也看不出来……”

学校里聚集了不少来看热闹的同学，大家都预言乔伊伊今天会死得很惨，结果有可能出现在社会版头条的新闻“妙龄少女被群殴致死”变成了我跟聂小桃的发型讨论会，大家都无语了。聂小桃的男朋友赞四都忍不住了，他拽了拽聂小桃的袖子指着我问：“就是这个人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她把我搞成这样的！”

“那还不动手？”

“急什么，反正有的是时间！”聂小桃不耐烦地大叫，然后又恢复了之前的神态对我说：“乔伊伊，别怪我无情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！”

我吞下一口唾沫，话题好不容易扯远了，谁知道拐了一个弯又回来了。要说不怕那真是虚伪，但我也没想到聂小桃跟我来真的。现在怎么办？跑？还是报警？

赞四带头向前走来，原本看热闹的学生纷纷让出位置，唯恐不小心伤到自己。他妈的什么世道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打死？

我正恐惧，忽然听到有人懒洋洋地问：“你们到底在干嘛？”

我回过头去，看到周昭羊。

说起周昭羊，也是聂小桃的前男友。用聂小桃她妈的话来说：“这年头，谁还能没有个把旧情人？”

聂小桃真是继承了她妈的性格，旧情人遍布整个地球，连出去旅游都能勾引到帅哥。升高中之前她去三亚度假，所住的酒店旁边恰好住着一位同龄的男生，她见人家长相乖巧人又可爱就下手了，玩了几天潇洒回归，谁知道没多久就又见到了那人。开学第一天，我们边报到边讲暑假见闻，正说着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你好





啊，聂小桃！”

那个人就是聂小桃在三亚遇到的那一位，周昭羊是也。你说世界小，我一点都不赞成。我挤公交车时遇到的帅哥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，但聂小桃的人生就是这么狗血，周昭羊在本市也算是鼎鼎大名，十几岁时就会讲五门外语，家境颇丰，人也漂亮，多少女生趋之若鹜，偏偏聂小桃不认得。她以为升入高中就可以开展新的戏码，谁知道却是一个烂尾续集。也不知道聂小桃究竟哪里好，优秀如周昭羊，愣是死抓着不放。两个人光分手就分了一个学期，创下了史上最长分手纪录。

赞四当然不会没有听说过周昭羊，此刻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我一看没有我出场的余地，打算转身就跑，谁知道书包却被周昭羊拉住，他说：“你不怕在路上被人打死吗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我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包围圈，我的书包被他揪着，想逃跑也没有办法，只得乖乖顺从。聂小桃却跳出来大叫：“姓周的你以为你是谁？这里哪有你插手的份，人给我留下！”

这回轮到我不爽了，我转过头问：“你究竟是想怎么样？我承认我过分了，但我们两个人私底下解决不就好了？你叫这么多人来想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真的很牛，还是证明别人都不是你的对手？是，我乔伊伊是贱命一条，今天你打死我了明天也上不了报纸头条，但我们认识至少十年，就因为一点矛盾，你就可以带几十号人来围攻我，请问我们这十年的友情究竟是算什么啊？”

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我太过伤心，讲到一半时我忽然鼻子发酸。聂小桃望着我，忽然也委屈起来，她说：“你还好意思讲朋友两个字？有你这样对朋友的吗？你明知道我打不过你还跟我打！”

她也很是激动，眼泪没收住，哗啦啦地流了出来。众人皆惊，恐怖片变成苦情戏，估计是要多扫兴有多扫兴。看到她哭我又心软，低声说：“你让我道歉我也不会拒绝，可是何必不给我台阶下呢？”

“是你先没有留面子给我……”她嚷嚷道。

“那么现在报仇吧。”我挣脱了周昭羊几大步走向前去，原本就是做戏，但她



真的伸出手，很用力地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怔在那里，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她大概也吓到了，愣在那里好半天，半晌才调整好情绪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们两清了，乔伊伊，从此不再是朋友。”

说完她转身离去，赞四等一行人也跟着走开。周围看热闹的人眼见剧情收了尾，于是也纷纷散开。到最后只有我还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空中看着，耳朵里一遍遍回放着聂小桃的话：“从此不再是朋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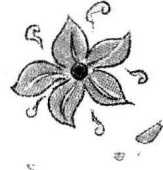
半晌，周昭羊才拉了拉我的袖子道：“走吧。”

他声音淡漠，脸上也并未有太多表情。据说他家里很有钱，他本人却很低调，下课时同一般同学无异，始终坐在座位上看书、做功课、听MP3，偶尔累了，才打一打PSP。我不知道聂小桃为什么想要甩掉他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绝交。我跟在周昭羊身后向前走着，这时才能感觉到痛感。那种如火灼烧一般的痛，简直让人难以忍受。

很久之后我再回忆这个春天，总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就好像一部车子开着开着，忽然哪个零件出了问题，不肯再动下去。车停在荒芜的公路上面，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浪漫，四周没有人，没有声音，只有一阵阵的风，淡而无力地吹过。

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青春，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。





## Chapter2

---

我们故作成熟或者故作大度，即使同对方生气也维持着表面的和平。



第一次跟聂小桃吵架，是六岁时的事情，因为在路边捡到的一个布娃娃，我们大打出手。后来是聂小桃的母亲出面劝阻，许诺会给聂小桃买一只新的，我们才终于和好，历时3小时。

第二次跟聂小桃吵架，是在七岁，拿鹤的妈妈煮了饺子，其中有一个里面装着巧克力，说是谁吃到就会交好运。我夹到了那个饺子，却被聂小桃抢了去，于是再次大打出手……过了一个夜晚之后，我们又和好了。

第三次吵架是因为聂小桃跟一个我不喜欢的女生走得很近，那女生成绩跟我差不多，我俩一直抢占班级第一的宝座，聂小桃却跟她分吃一个苹果，我恨得牙痒痒，要过一整个暑假才肯再跟她讲话。

……

之后我们就很少吵架了，因为我们都长大了。我们故作成熟或者故作大度，即使同对方生气也维持着表面的和平。但这一次却是真的绝交，我们整整一个月都没有跟对方讲话，在学校里见到也装没看见。

不过幸好我们俩不在同一个班级，甚至不在同一楼层，所以见面的机会也不





多。

托了这件事的福，我在女生里的人气空前高涨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来同我认识，想要填补聂小桃不在的空缺。主动结交我的人里甚至还包括聂小桃的死对头凌宇，她比聂小桃高了一个年级，人很漂亮，性格却让人十分讨厌，自以为是公主，实际上连女仆都不如。在聂小桃出现之前她一直是本校最受男生欢迎的女生，却在聂小桃出现之后被抢了风头去，于是一直对聂小桃咬牙切齿。某天我跟聂小桃在学校里散步，她竟然带着一大群女生来围攻我们。但聂小桃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电话就打去了赞四那里。凌宇再狠能狠过职业高中的那群亡命之徒？几个巴掌下去她就溃败地跪地求饶了。

此刻我站在学校门口的超市里买酸奶，她主动替我付了钱，然后一脸微笑问：“听说你跟聂小桃闹翻了？”

“关你屁事？”只要跟她讲话，我字典里的“礼貌”二字就会自动消失。

她笑嘻嘻道：“只是问一下，你生什么气呢？”

很明显她是想拉我入伙，但交友这种事情又不是做选择题，非此则彼。我跟聂小桃的友谊再怎么破裂我也不会站在凌宇一边，于是我很不客气地对她说：“你听好，我没有兴趣跟你讲话，你有事的话请赶紧说，没事我就走了，谢谢你的酸奶，再见！”

她这才变了脸，伸手拦住我破口大骂：“乔伊伊你有什么可牛的？你一没聂小桃的地位二没有聂小桃的人脉，平时大家不跟你动手是看聂小桃的面子，如今你们闹翻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讲话？”

我靠，她还真以为她高高在上呢！我当然也清楚自己的实力，但败给这种人也实在太窝囊了吧？我回道：“是啊，我是没什么本事，可是这跟您何干呢？再说也不是我主动要跟您讲话，是您死乞白赖地凑上来的好吗？您嫌我资格不够，我的耳朵倒也是挑剔得很，不见得谁说话都听得进去呢！”

她巴掌都已经举了起来，我都做好还手的准备了，忽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又打？”